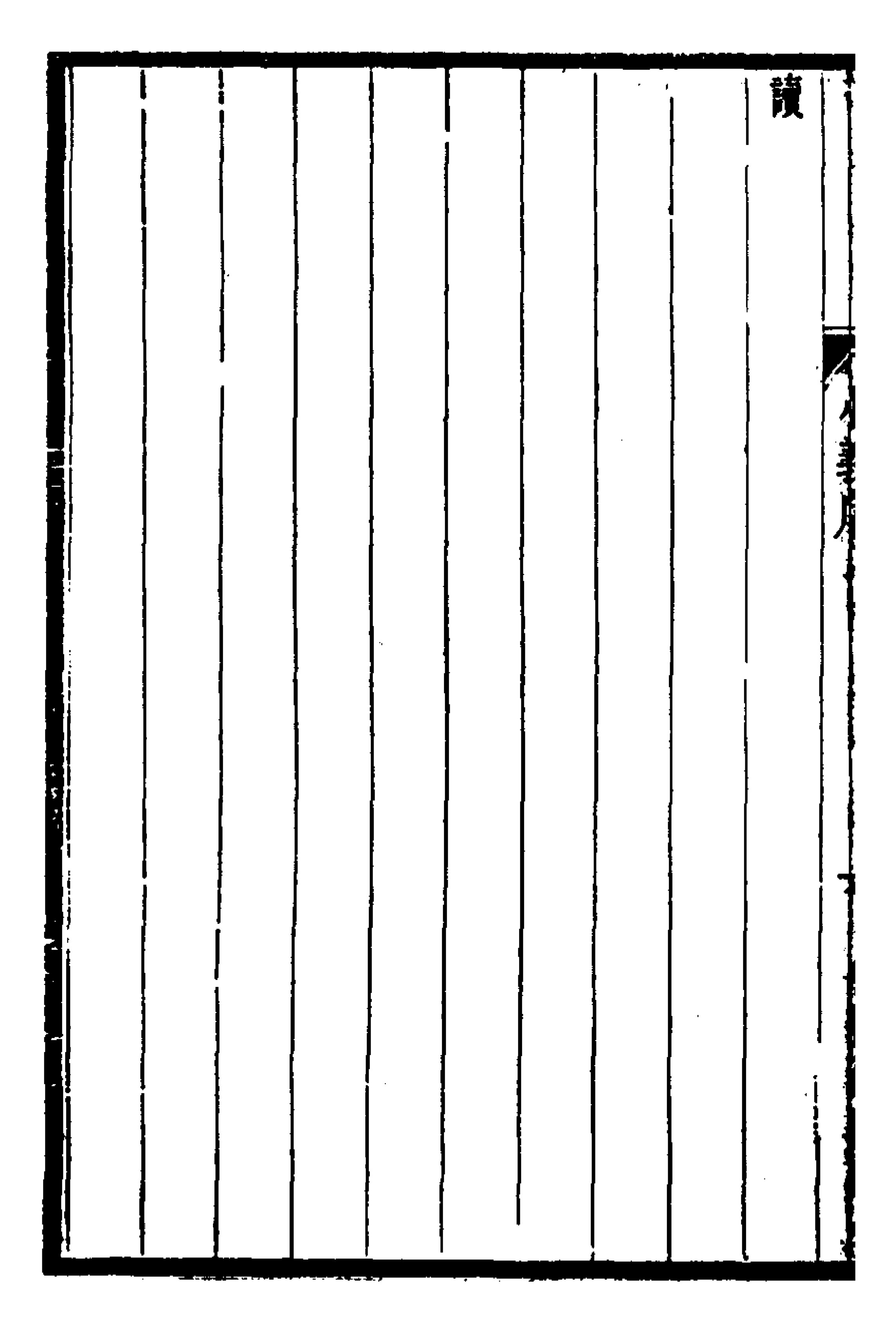
重訂周易小義

周易小義序

易之取象無異於詩之取興然取興者止於觸物興懷而取象者咸可開物成務聖人於乾坤二卦略示其端而於繫辭上下傳復錯舉十八爻以釋其義皆不盡拘於各卦爻辭然則周易小義雖仍係之以易而旁徵遠引無不該貫善讀者細尋繹焉以爲言易也可以爲不僅言易也亦可以爲集羣書之義以釋易也可以爲藉易以通羣書之義也亦無不可小義云乎哉惜不使來矣鮮見之令一齗舌駭爲精博靡以復加至古文不四十首而縱横上下氣象萬千其殆亦兼守道之介同甫之通而合而有之而又將駕而上之者歟暹春


讀

周易小義序

敦和初受易辭於二田未卒業而去記之備遺忘爲未爲義也歲辛卯敦和官評事書務稀簡公退杜門無所事事因攝其要者爲義得百餘條因定名之曰周易小義而自爲之序曰經義者本古科舉之文其來舊矣至宋王安石作三經新義用以取士命其子雱及呂惠卿等著爲式頒之此一變也元延祐中定科舉式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爲四書以易詩書禮記春秋經文爲五經別之爲書義經義又於破題承題之外增官題原題大講大結等名此再變也明成化中又盡易散體爲俳偶束之爲八比此三變也至嘉隆以後於所謂

八比之中稍倣大焉漸至併中有併偶中有偶乃於古今文體中自成一體然義之名卒不改至於疏經之義者謂之義其所標之經段經句謂之題故曰破曰承曰官曰原無非題者而蔡竹堂書目有經疑擬題經疑之法或摘諸經之疑者滙之或摘本經之疑者滙之自二條三條四條以至十餘條不等蓋春秋之有合題猶其遺意經有擬題經義則無所用擬也自明以來四書有擬題五經亦各有擬題有擬題因之有大題有小題科舉之例用其大者不用其小者應科舉者始之刪注繼之刪經其後有題而已并無經今之小義乃用其小者不用其大者題小故義小也其必謂之周易者諸生

家尊人之經曰尊經自謙其經曰獻經而謂書爲尚書謂詩爲毛詩謂易爲周易按漢志有今文經有古文尚書然今古文皆尚書謂之尚書宜也詩之不爲毛者幾百年矣而猶謂之毛詩其餼羊之存有復古之思乎至於易則京爲孟易而非孟易王爲費易而非費易其爲周易則一宋初漸有所謂正易者又有所謂大易者其名美矣然正莫正於周易大莫大於周易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雖小義必曰周易謹之也或曰旣經義矣則於古當主王弼韓康伯於今當主傳義今皆不然何也曰敦和去場屋久不自檢督亂至此責我者是也其何說之辭然不名之以義而他爲之名其不歸也尤大蓋

萬萬不敢矣乾隆之三十九年六月二十日會稽三樵生茹

敦和

周易小義目錄

卷上

髀　腑　易

三接　王母　鼫鼠

巷　天　黃矢

隼　二簋　圭

頎　莧陸　梲

杞　綸　朱紱赤紱

享祀祭祀　蒺藜　葛藟

瓶　鮒　甃

收　豹　餗

鉉　匕鬯　貝

限　鴻　儀
娣　須　承筐
旬　沫　資斧
史巫　三品　机
汗　戶庭　豚魚
鶴　翰音　弋
茀　鬼方　袽
藺　上棟下宇　棺槨
書契　尺蠖　駁馬
芻　蒼筤竹　寡髮

重訂周易小義卷上

會稽茹敦和　李慈銘訂

龍

經之言龍自易始易之言龍也以象震也震陽居於重陰之下雷在地中之象也知震之所以爲雷卽震之所以爲龍矣震之爲龍也潛而由是爲見爲躍爲飛爲亢不寧惟是卽乾乾惕若不言龍亦無非龍者說卦曰震爲龍又曰震爲雷爲龍乃求之於經杳然不得震之爲龍惟於乾則言龍徹始終焉於是曰龍者乾也非震也夫彖傳不曰大哉乾元乎乾元者震也當其震而乾之才具焉當其乾而震之用亢焉震之

龍一爾而乾之龍六一非不足於六六非有餘於一也且所謂六者因爻而有其數爾然可以數亦可以不數乾之坤遂幷其六而渾之曰羣龍也震之爲龍也聖人旣暢其藴於乾以明帝出之義以明先甲之旨又寄其文於坤之上六其於漢儒十二辟卦以至先天家夬姤剝復之圖亦未嘗不該焉淵哉易也吾無以測其所至矣

朋

朋兩也兩貝曰朋貝兩樽曰朋樽蓋象陰耦之形兌陰爲口重之有朋友講習之義坤者陰之象不可以言友也朋爲巳爾泰曰朋亡豫曰朋盍復曰朋來則皆以坤故至於上坎下

坤直名之以比比也者朋之所以爲朋者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則五曰聯朋友士師掌邦之八成則七曰爲邦朋朋友之朋不可無邦朋之朋不可有陽之爲羣也渙之而元吉陰之爲朋也喪之而有慶聖人之爲天下萬世慮至深遠矣自易言之陽不爲朋而陰爲朋爲朋黨之論者乃曰小人無朋唯君子而後有朋不知堯舜之朝所謂二十二人者各熙其載各亮其工何朋之有哉其亦與聖人之意異矣西南東北之說有馬融有荀爽有虞翻而以崔憬爲長要之方位定於說卦莫得而移焉西南坤位東北則艮位也蹇曰朋來解曰朋至其卦辭皆曰利西南坤以東北爲慶蹇解以

西南爲利者卦之情不同也

黃裳

鄭司服注曰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曰知元衣纁裳者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爲名也疏禮與卽以疏易也雖然纁之爲黃也思美人曰與纁黃以爲期是也且離曰黃離矣離得坤色坤不必得離色其言土無正位託於南方尙屬支說裳者下服黃裳之象蓋以象二非以象五而著其元吉於五者美之發也加於裳者爲紱坎加於坤而象紱焉故困之朱紱赤紱皆指二亦可證

日易美黃裳詩刺黃裳又何也曰以綠爲衣則黃不可以爲裏也以黃爲裳則綠不可以爲衣也首章怨其衣而刺其裏次章尊其裳而幷刺其衣也其所刺非黃裳也又士冠禮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

字

白虎通曰字者孳也而字之文從子則字亦孳也故說文以字爲乳左氏傳大不字小注以爲養屯二十年不字之字鄭氏虞氏皆以爲妊育惟本義據曲禮則曰字許嫁笄然許嫁之云爲得焉蓋二五正應所謂匪寇婚媾者以乘剛之故遂至於十年然正應所在之死不移貞矣夫女子許嫁則十五

而笄笄而字否則二十而笄亦笄而字二十而笄成人之道也猶男子之冠也雖未許嫁猶笄也今曰十年乃字其必許嫁而後字可知也則謂字爲許嫁可也夫婦之旣成而後有妊育之事許嫁者受納徵之禮巳爾夫婦之未成豈能妊育哉在漸之五曰婦三歲不孕其三曰婦孕不育於彼則稱婦焉今之十年乃字者則稱女子焉在途稱婦在家稱女正名以定分固禮與春秋之法也而說易者烏容昧之

鹿

鹿者易之畸象也一見而巳不再見故謂之畸屯三之辭曰卽鹿無虞屯三爲震上之爻而實互艮之初爻鹿之爲象象

艮不象震矣蓋鹿者角獸爾其行也負角其臥也環角負角者上之也而艮之陽在上環角者外之也而艮之陽在外則其象艮無疑也晉角姤角皆艮象或曰鹿者麓也艮爲山則艮初爲麓此於義爲可通雖然詩有之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中林林中也入於林中以即鹿也麓之文從林從鹿亦以林之有鹿故爾雖義異而象同則鹿之不必爲麓也鹿而言即者蓋艮必至於三之陽而後鹿之象成艮初未鹿也即鹿焉耳

桎梏

蒙初之桎梏釋文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與康成周禮注同乍

讀之似易了無所謂不晰也然周禮大司寇第言桎梏至掌囚之職又言上罪梏拲而桎梏其在手者也拲亦其在手者也一手而施兩械當若何爲制與先鄭曰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桎與梏同在手固爲不可矣康成於書之五流有宅讀宅爲咤謂是五種懲艾之器桎一梏二拲三於童牛之牿淫舍牿牛馬皆以爲牿其前足至此則曰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而於上罪梏拲並施之制乃略而不詳韋昭則曰兩手共一木曰拲兩手各一木曰梏兩手各一木則非手足各一木之說也張揖廣雅又言偏著曰桎參著曰梏參著之則亦非兩手各一木之說也且手之有梏以梏之

兩一手而偏著一木兩手而各著一木均不足以梏之安取於此梏乎古者罪囚至鬬三木而極嗌壺之荷校枷也履校桎也於手有梏又有拲非四木乎陳武帝令尚書刪定律令其時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至市脫手械及拲手焉而不言有枷周武帝保定中新律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又似梏則不拲拲則不梏者此亦見南北儒者異同之端至左氏傳以弓梏華弱於朝雖施之於頸亦謂之梏焉司圜收教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疏曰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以示人以此推之掌囚之明梏當是今之犯由牌蓋梏有覺義故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梏德

行古者五刑皆適市然必適市而後加之似別爲一物非梏之梏

郊

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疏引商郊牧野以釋之以其三名備也出車之首章曰于彼牧矣其次章曰于彼郊矣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爾郊有近郊有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近郊半之司馬法白虎通其說並同書序君陳分正東郊注家斷之爲近郊月令迎氣四郊逸禮以爲迎之十五里鄭必以爲五十里以近郊之五十里也牛山去齊都一水爾孟子以爲郊於大國則在郊之內者

皆可謂之郊豈必盡之以里乎需之初即曰需於郊非其近之尤者與同人之辭曰同人於野而同人之上乃曰同人於郊夫野者郊之外也卦有上下象郊之有遠近焉需初爲近郊之始同人之上爲遠郊之終然則同人之野乃在卦外試以坤證之坤之上曰龍戰於野坤無龍矣而曰龍爲卦外之象也則龍戰之野爲卦外之地益可知也蓋易之爲象當率辭以揆其方而又不可拘於其方有如是矣或曰易無卦外之象其說非也則未知上之必象郊又何爲者小畜與小過皆互兌兌者乾之變也則皆曰西郊

鞶帶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注帶革帶也鞶厲游纓注鞶紳帶
也一名大帶疏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以
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鞶紳帶所
以別上帶也賈服等說皆與杜同然而鄭以鞶帶爲佩鞶之
帶鞶者鞶囊也卽內則所謂男鞶革女鞶絲者凡佩屬諸革
佩鞶之帶固當爲革帶不當爲紳帶此蓋鄭杜之異也自唐
以來諸儒言鞶帶者大抵宗杜不宗鄭故鞶帶之爲紳帶久
成定義但於此有不得不獻其疑者以革之上來居於初則
成訟焉鞶帶者坎陽之橫於中也是卽向所謂鞶用黃牛之
革者也況帶無革義而鞶有革文卽詩亦言垂帶而厲不言

垂鞶而厲而內則之男鞶革女鞶絲前儒固有以鞶為帶不以鞶為囊者或者杜之以帶為革帶以鞶為紳帶未必為易言之與至終朝三褫之鄭本作三拕之謂三加之也乾為衣帶者衣之屬三陽象三拕焉然坎以訟受服而乾以健德三褫之故王肅曰褫解也後書亦曰褫龍章於終朝則此義不用久矣或曰左氏傳之鞶帶為兩帶則此亦當為兩帶然彼分見當兩帶此并見則一帶爾鞶王肅本作槃槃者大也蓋亦以為大帶

律

爾雅坎律銓也律者法銓者平坎陽平所謂坎不盈祇既平

是也法不可以不平坎之所以爲律也古者於樂言律漢唐以來則於刑言律今於師言律則兵律矣樂者操數寸之管而可以律萬聲刑者操數翻之牘而可以律萬情兵者以金鼓律萬耳以旌旂律萬目左氏傳曰有律以如已也以一律萬萬者一焉故言一者亦謂之一律或曰刑之爲律後世之辭非易之所有也太史公曰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故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兵之勝負驗之於樂矣坎之爲律樂律爾雖然以坎言律則樂律所該也以師言律則兵律所耑也爾雅又曰律謂之分矣臧

者善也國語於靡笄之役曰其事臧

錫命

錫命之典莫詳於江漢之詩其三章曰王命召虎其四章又曰王命召虎至於五章遂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詳其命詳其錫并詳其三此古今一大禮也他若命申伯命魯侯是始封之命命仲山甫太師皇父程伯休父是臨遣之命命韓侯是因其來覲而追敘其卽位除喪之命惟書有文侯之命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城濮之役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弓矢秬鬯外賜之

大輅之服戎路之服虎賁三百人皆與召伯之禮同然或受之於朝或受之於王所穀梁子因之遂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師二之辭曰在師中又曰王三錫命非來錫命乎安得以來錫命為非正乎春秋所書莊元年曰來錫桓公命追命也然昭七年追命衛襄之辭不過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已文元年成八年皆曰來錫公命不過諸侯即位天子賜以介圭使之合瑞以為信而已此與召虎并前後兩晉文之事迥殊且穀梁子以來錫命為嗛者冠履上下焉爾而何休范甯顧乃據禮緯之文侈陳九錫之事嗚呼凡後世所謂九錫者類皆

遣使持節往而授之無廷受之者洵乎來錫命之不可也然亂臣賊子則何所不至固可不由九錫作天子雖穀梁子之言豈足以坊之哉易之所謂在師中者丈人也丈人則雖來錫命可也

缶

爾雅盎謂之缶郭云盆也其於易何象與唯虞氏翻曰乾爲缶吾向者求其說而不得則自爲之說曰坎缶也坎之爲缶也以其水器也缶出於陶陶土也以土貯水則坎也如比初盈缶坎四用缶是也至於鼓缶而歌樂器也樂器又象離矣何也中虛而發其聲也然獨不曰坎離合而爲乾乎是知其

二五而不知其十也井之辭曰羸其瓶其二之辭曰甕敝漏瓶即甕甕即瓶瓶與甕即缶以井之下巽也乾而不成乾故象之以羸以敝漏焉雖後師之義有不可槩更如是者又禮禮器門外缶注大小未聞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籔籔二有半謂之缶

三驅

三驅者中冬大閱之法此在周禮有之按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乃陳車徒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此一驅也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再驅也乃鼓車

馳徒走及表乃止此三驅也意主於教戰不主於獲禽故在師之五曰田有禽在比之五曰失前禽南宋李如箎東園叢說解王用三驅引周官大司馬立表爲證則此說蓋亦有先之者矣或曰三驅謂驅逆之車田僕設驅逆之車驅者驅禽使就獲逆者徧還之使不出圍蓋卽王制之佐車天子有佐車諸侯有佐車大夫有佐車佐車之前三驅畢亦一義然佐車之驅以驅禽爾則何以失前禽矣或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三驅三田也則三田不可以爲三驅且周禮爾雅左氏穀梁皆以爲歲四田唯公羊同緯書之文以爲三田今王制用其說則三田者未行之漢禮非先王之法也

輻

輻之在輪其相次也林林然重乾之爻其相次也亦林林然且乾爲圓而輻圓故乾象輻焉今小畜之四獨爲陰爻則輻而脫其一矣此睽象也於易未有再也輹也者轐也轐也者伏兔也伏兔也者車屐也漢謂之伏兔而唐謂之車屐也然考工爻言當兔之圜則伏兔亦可以言兔且戹軓環濟自伏兔不至軏七寸在考工亦言伏兔其謂伏兔之名始於漢者非也輹爲震象大畜大壯皆震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之占亦曰車脫其輹焉以歸妹亦震也蓋坤爲大輿而震陽横於坤初則當爲輹而不當爲輻固有不可

假易者輔嗣本固賁本也項氏安世曰輹有脫時車不行則說之矣輻無脫理必輪破轂裂然後可脫雖然荀子曰轂已破碎乃大其輻此脫之一說也淮南子曰猶蓋之無一橑輪之無一輻此脫之又一說也輻之直以指牙也其鑿不深其槷不固則皆可以脫脫者兌象也

虎

虎何象曰乾與震並爲龍者以震得乾之初乾與艮並爲虎以艮得乾之上也虞翻直曰艮爲虎是也然可以言履可以言頤而不可以言革馬融之以兌爲虎非也頤虎之謂何矣特其於履於革則固爲近之何以履之近也曰履虎不咥人

天下有不咥人之虎哉然而重兌之五曰孚於剝矣重兌而孚於剝履也以剝之艮陽關上兌之口於是履雖虎而不咥人然下兌之口故在於是上不咥人而三咥人則於三曰咥人凶蓋重兌之卦合於剝爲履重巽之卦合於復爲小畜小畜之初曰復自道此聖人之言也朱子本義於兌五之位正當曰與履九五同兌五何以與履五同也以孚於剝故也至革之虎變由大壯而來二五變者大壯之三四五互兌革之三四五互乾當其未變兌也故曰馬融之說亦近之然艮得爲虎乾上亦得爲虎此虞翻之所未言也故曰艮爲虎者是而未可以言革也頤有艮而無兌蓋虞爲全得馬爲全繼焉

茅

泰初爲陽初否初爲陰初而皆曰拔茅茹以其彚或曰茅之爲茅不同其一卽所謂白茅感陽氣而生其一曰菅茅似白茅而長則感陰而生者其言是也以詩証之則白華菅兮白茅束兮白華者菅爾而反以白茅束之喻尊卑之失序也其次章曰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菅亦可以爲茅雖茅而終不能沒其菅故謂之菅茅彼之者外之也以陽初爲白茅以陰初爲菅茅固義之通者然大過之初陰初也而象白茅則陽矣於象則泰之爲茅爻變也乾初一變而爲巽故初茅而二三彚否之爲茅互體也三四五互巽故三茅而初二彚巽固爲

白矣象茅者巽則其茅皆白茅也

于食

儀禮注曰祭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疏曰食道是人飲食之道孝子於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也少牢饋食爲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特牲饋食爲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一廟二廟並同古者惟饗兼飲食燕以飲酒爲主故燕禮不言簋其在黨正州長鄉大夫行禮飲酒直名之曰鄉飲酒禮亦不言簋食以黍稷爲主故公食大夫或六簋或八簋惟飲酒侯於東房無獻酬之酒盡飲與食之不同如是今特牲少牢有獻有酬有酢有旅酬以至無

彝爵而名之曰饋食者意主於黍稷爾意主於黍稷故特牲以尸之九飯少牢以尸之十一飯爲正祭也泰三爲陰陽之交又卦互震兌兌死而震生正合於事死如生之義且震爲稼矣其殆所謂黍稷爲主者乎有食於祖禰之象則稱食焉在言易家無以于食爲饋食之食者然福必受之鬼神非饋食安得福矣

帝乙

帝乙微子之父也在左氏傳有明文矣以經據經則據之最確者而猶紛紛然曰天乙曰祖乙夫天乙成湯也多士言自成湯至於帝乙豈成湯至於成湯乎此不必贅也

苞桑

桑何以苞也詩有之肅肅鴇行集於苞桑傳曰苞稹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謂之稹也豳風又有之曰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箋條桑枝落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其必束而後采之則苞可知也則苞桑女桑也農書曰桑有荆有魯凡枝幹條葉堅勁者荆之類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所謂毋折我樹桑是也即豳風所謂條桑者其枝之遠而揚者斧斨以伐之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地桑女桑也苞桑女桑而不樹檠之豈可恃哉其亡其亡危

之也乾之三陽相次象苞互巽象苞桑繫之云者亦巽也或曰豳風又言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矣柔桑穉桑卽女桑也然而蠶始生則桑亦始生以其始生故謂之柔桑不必女桑也今之善桑者往往嫁魯於荆焉則魯亦可樹然而宜桑之地樹桑女桑常相兼也

墉

墉城也王制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小城曰附庸以城故庸以附故小其文自明疏曰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墉也義

稍紓矣按射隼高墉之所以爲大國者以公故公則當爲大
國例之崧高之以作爾庸韓奕之實墉實壑皆大國同人之
乘其墉其將爲大國與抑不爲大國與或曰四乘而攻之弗
克也五以大師乃克之必大國也或曰二一陰其勢孤若易
克然者而五以大師僅而克之蓋二居中得位遂能以下抗
上以弱敵強爾不必果爲大國也又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傳曰祈於四鄘鄘亦墉也鄘而謂之四必其門矣災而祈四
鄘蓋亦如大水禜門之禮爾雅曰墻謂之墉則有二詩之何
以穿我墉室之北墉也書言既勤垣墉則墉者垣爾君有短
垣而自踰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皆不附室

在室外以衞室者郊特牲謂溝爲水庸墉者築土而崇之溝者鑿土而深之溝何以謂之庸與雖然庸者功爾以城則功於國以垣則功於家以溝則功於田皆謂之庸可也

大車

論語大車無輗詩小雅無將大車皆平地任載之車然詩又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書則曰肇牽車牛遠服賈雖不言大車而其爲大車可知也考工輪人輿人輈人所言皆小車之制大車之制特詳於車人陳氏曰大車牛車也大車兩轅故車人言凡爲轅三其輪崇徹廣六尺鬲長六尺轍廣六尺則與四馬車八尺之徹不同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

同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徹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徹廣孩易屯爲四陰之卦而三言乘馬以初爲之衡則二三其兩服與以五爲之箱則四上其兩驂與屯雖不言車以乘馬推之則屯也者小車也大有下乾上離離之兩陽爲兩轅而中夾一牛故特于二言大車則大有者大車也今世無一轅之車凡車皆兩轅矣且古之爲車兩轅以服牛一轅以乘馬劃然而分不相通假今兩轅之車牛馬互用與古殊矣惟卽大易之象以驗之考工之篇庶以得其髣髴焉或曰王風大車檻檻言大夫之車也王朝之大夫當乘革路革路大車也此又一大車

享

孔氏安國曰奉上謂之享梓材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又曰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是也按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注曰四當爲三蓋小聘不享大聘一享覲則五等諸侯皆三享無四享之義故曰四當爲三大有之三曰公用享于天子三旣爲公矣則初與二羣侯也然乾之三爻亦有三享之象焉左氏傳晉侯將勤王筮之遇大有之睽正筮得此爻者占曰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又曰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似以享爲燕饗之饗周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以其公也則其謂之饗也亦宜雖然以享帝享岐山例

之則此爲公之享天子不得爲天子之饗公納王非覲禮無所謂享也故左氏之占曰饗因其事爾且饗亦與享相因覲禮又曰饗禮乃歸是也於解於益於小過言公者皆震此以乾三爲公或曰鼎四之公餗非互乾之三乎則乾三亦爲公然則有說今不詳爻互兌兌爲說故有小人之戒焉且亦對比三之匪人言之洛誥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有不享者卽所謂小人弗克者也

侵伐

大司馬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曰伐者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左氏傳之說也侵之者兵加其境而已

用兵淺者公羊傳之說也而公羊又言觕者曰侵精者曰伐夫負固不服之國驁驁爲已極以觕而不精之兵當之其何以創懲之與且使負固不服者而又加以賊賢害民焉則將以其精者伐之與抑仍以其觕者侵之與蓋賊賢害民鳴鐘鼓以往所謂聲罪致討者也兵之正也負固者不鳴鐘鼓潛師以往俾其固之無可負也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是也兵之奇也其於易也何居焉曰鳴者曰伐不鳴曰侵五君也三將也三之爲爻也於艮不鳴而互震則鳴以之侵可也以之伐亦可也故兼之也采薇之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箋曰一月之內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是伐者可以侵侵

者亦可以伐也

配祖考

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何以嚴乎論功而考德弗敢私焉此之爲嚴矣嚴也者敬敬也者孝也周人宗文王而未嘗祖文王宗文王郎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祖文王於諸經無所據唯祭法言之康成劇據祭法遂謂文王配五人帝于堂上武王配五人神于堂下此非鄭之臆乎杜佑以鄭義爲未安謂文武皆于堂上此非杜之臆乎禮文缺略久矣康成當草昧之

初又不能據經而削緯左牽右繞其不能有得而無失者勢也卽如祖宗之禮至大禮也周祖后稷以配郊宗文王以配上帝相沿以爲不易之論而不知周人宗文王亦宗武王何以徵之洛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旣則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終之以戊辰王在新邑烝又曰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孔傳以烝祭歲爲連文然烝時祭爾豈有不及王季以上者又烝則當太牢豈有用特牛者如曰旣用太牢特于文武各加一牛則豈有典祀而豐於昵者鄭以烝祭上屬曰歲文王騂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則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豈有戊辰之烝不

告又於烝之明日用特牛以告之者蓋正月朔日謂之元日
元日則當祈穀於上帝帝特牛配帝者亦特牛文武並配故
文武各騂牛一也祭在元日謂之祭歲焉此定宗禮之明驗
也王命作冊以下敘命周公後之事又覆述之曰王命周公
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明其在烝不在祭歲也旣定於宗
禮周以敉公功定宗禮爲重故先之敉公功爲輕故後之祀
事之禮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成湯宗也而太甲爲太宗太
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君奭所謂殷禮陟配天者又有祖乙
焉則殷人凡五宗故據孝經則明堂祇文王一配以文王於
周公爲父也據豫之象傳則文王武王並配以文王於成王

爲祖武王於成王爲考也然必不毀之廟乃可以配之而不然者過矣後世據孝經而過則有如明之以睿皇帝配者據君奭而過則有如顯慶以後之無廟不宗者或曰左氏傳龍見而雩而震象爲龍豫則龍見矣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郎月令所謂大雩帝用盛樂者也按四陽象帝五上二陰象祖考震鳴象樂坤德崇之象壇然雩雖壇而所雩者帝其配也與明堂同

簪

簪說文作兂首笄也象簪形彖以一陽括衆陰而貫乎其中如簪之括髮然以先則有其文以首笄則有其義以一陽括

衆陰則有其象簪之爲簪本無可疑然王應麟曰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子夏傳曰疾也康成曰速也陸績曰捷疾也此猶更其義不更其文者至于作貸作攢作臧作宣作宗作戠易文之雜出至于簪而極矣推其意不過曰古有笄無簪韓詩外傳姜后脫簪鹽鐵論神禹遺簪皆後世之辭爾前儒好言物始亦好言事始詩言來朝走馬矣必謂古之于馬無跨而乘之者又泥於周禮之六漿謂古人無茗飲之事衞風之荼苦必非爾雅之苦荼要皆目睫之論也易古易有簪則簪古諸經後于易言笄不言簪而易獨言簪則簪乃古于笄且諸經未嘗不言簪也士喪禮簪裳于衣注簪連也喪大記有

雜金鐕牛骨鐕凡物著而穿之皆曰鐕

西山

隨之西山郎升之岐山或曰皇矣居岐之陽頌文王闕宮居岐之陽頌太王而於岐皆陽焉陽者山南也國於岐之南則岐當爲北山不當爲西山或曰文王遷豐而豐水東注鎬京又在豐水東國日益東則岐日益西故自太王言之則岐山而已自鎬京言之則謂之西山其言是也文王時鳳凰鳴岐山矣而卷阿之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山在東則受夕陽焉山在西則受朝陽焉岐山非西山乎且我徂東山先儒以爲嵴䡖節彼南山先儒以爲終南陟彼

北山先儒未舉其名約之當卽所謂至于荊山者岐則于詩于書屢言之不以岐當西山將遠取諸岍乎抑更遠而取諸梁乎周禮以前無南北郊之文而有名山升中之典此卽後世封禪之說所由起岐爲周家所受命其升中也必於岐升之享岐山也蓋亦取乎升中之義焉爾則隨之用享豈有舍其受命之岐者于象則兌互艮故西山

蠱

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者事而已矣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雜卦曰隨无故也蠱則飭也而王注亦曰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然詩

之王事辟盬鹽亦蠱也且爾雅康謂之蠱醫和曰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則蠱有壞義以泰之爲蠱也乾坤變而震之辭以興本義壞而有事之說兼之乃益該而明焉至醫和又以名其疾謂之惑蠱之疾卜徒父占三去之繇而謂之狐蠱雖亦卦義之所有而非其初矣伏曼容乃直曰蠱惑亂也毋乃得其後而失其前據其末而遺其本與

盥

盥瀆也瀆者所以潔手本義將祭而潔手是也蓋觀有廟象艮有手象兼艮有兩手象惟廟故祭惟手且兩手故盥以象決之無可疑者康成曰諸侯貢士于天子卿大夫貢士于其

會稽徐氏刊本

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在康成泥于賓王之文遂以賓與嘗之於神道設教之旨未合然未嘗以盥爲祼也馬融王肅諸家皆以爲祭祀是矣而以盥爲祼且曰王道可觀莫大乎祭祭事可觀莫盛于祼及神降薦牲而簡略至矣直取論語禮運孔子之所歎者以明不薦之說豈爲的義陸氏傳曰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熟祭之末灌鬯之時誠敬內克齋莊之容禺禺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化此與中庸不賞不怒之理已爲近之蓋能發明彖傳者盥手酌鬯之云尚與鬱人祼事沃盥之文合但其於不薦亦不能不因舊諦也夫觀者觀也祭義有之齊之日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二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又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有孚禺若之中冥心所會恍與目謀惟愛故存惟愨故著至于薦之為薦與進同義牲幣籩豆無非薦因不薦而必求一不薦之禮以實之將得不薦而失觀況其不薦亦非也因不薦之文遂至重盥而薄薦不知此觀非彼觀也在經之意蓋曰觀乎鬼神幽明同契精神之積乃在薦先云爾既居薦先必周薦後于門于祊猶或見之薦不容泥不薦亦不容鑿而盥之與祼又豈可附會焉

黃金

噬腊肉何以遇毒也鄭語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又郊特牲鄭注爲其味厚腊毒則酒也毒之由於腊者酒且然而況肉乎噬乾胏何以得金矢也王肅曰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仲氏易亦曰鏃也食田肉而得北鏃事之常也然於噬乾肉而得黃金則寂然無言者按爾雅鉼金謂之鈑周禮職金氏之掌旅於上帝則供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注亦曰鉼金謂之版所施則未聞今以記證之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又曰內金示和也金次之見情也大饗祫祭也則祭祀有金也郊特牲大饗

君三重席而酢焉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竈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注曰鍾金也則賓客之有金也以周禮言之則爲旅上帝爲天子饗諸侯以記言之則爲祫祭爲諸侯饗諸侯蓋祭祀賓客無不有金者周禮腊人脯腊膴胖皆謂之乾肉又脯腊胖皆謂之腊物與此經不同此經之乾肉蓋薄析之脯焉爾脯則其邊也天子饗諸侯而有金諸侯饗諸侯而亦有金則噬在邊之乾肉因以得黄金焉何不可也

束帛

賁之五曰束帛戔戔賁於邱園此聘賢之禮也諸侯於天子

有聘天子於諸侯有聘諸侯於諸侯有聘其聘也有玉有皮有幣幣者束帛也聘女惟天子諸侯有玉玉人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降此則以皮以幣幣者束帛也至於聘賢之禮則并無皮束帛而已孟子湯使人以幣聘之是也而皆謂之聘焉故曰此聘賢之禮也束帛者十端十端者五兩五兩者元三而纁二古者重束帛故聘禮享用束帛覿用束錦報享用束帛賄用束紡錦雖文不如帛之素紡雖親不如帛之尊今而賁於丘園也則禮賢之至也而輔嗣之注乃全無禮賢之意不知其施飾丘園何也施飾丘園而必以束帛又何也

辨

剝象牀牀者安身之坐則牀爲坐具據內則執牀與坐則牀又爲臥具初之爲牀足可知也二之所謂辨者其于牀居何等與注曰辨者足之上也正義申之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所謂分辨之處其于牀居何等與康成曰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伸則相遠故爲辨辨分也觀其所云殆交牀也崔憬曰以牀言之則辨者牀梐也梐之爲物殆如堂之有陛而辨之爲義定矣雖然爾雅旣曰蓐謂之茲竿謂之箷簀謂之笫而即繼之曰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曰茲曰箷曰笫皆臥具則連類而及之所謂辨者

其亦爲臥具與今之爲臥具也夏則簟必有所以藉簟者冬則茵必有所以藉茵者藉不必以革而革亦時有之一革不足則兩之故中絕而辨兩革不足則四之故中辨而鞶也

關

儀禮乃謂關人注古者竟上爲關周禮司關注同王國十二關侯國當六關半天子故左氏傳言廢六關則魯關也但關有不必在竟三者如昭五年之塞關在竟上齊魯之界關也襄十七年之陽關不必在竟上以陽關之外爲旅松由旅松而至于防猶魯竟故曰不必在竟上也孟子言郊關則郊亦有關陽關其郊關與郊關則可以當六關之數與在易震爲

關見復大象爲竟上之關而繫辭重門取諸豫則以震既爲關而艮又爲門謂之重門焉按臧武仲斬鹿門之關于注無明文或曰扃也然齊師敗于鞌入自徐關遂曰背城借一也則國門皆有關故杜以偪介之關爲逼近國都之關國都有門又有關此于重門之義爲尤著矣齊之豐邱邑爾而哀十四年豐邱人殺子我于郭關蓋城外爲郭因郭爲關則邑亦有門有關

菑畬

毛傳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爾雅釋地之文同惟坊記引无妄九二之爻鄭注乃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

畬三歲曰新田或曰鄭與毛異也鄭不異之於詩而獨異之於記何與故邢氏直斷之曰誤然說文亦以畬爲二歲治田則兩解爾非誤也按書大誥曰厥父菑梓材曰若稽田旣勤敷菑言菑而已而不及新田與畬周頌如何新畬言新田與畬而不及菑至采芑之詩又言新田言菑畝而不及畬蓋諸經之不同如此疏易者以菑爲首發新田以畬爲治其菑熟之地而未嘗鑿然有一歲二歲三歲之分考之董遇易注亦不言其歲當以先儒之異論故略之別有見非弄遁之於虛者

藥

周禮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治其病注五藥草木蟲石穀也

其治合之劑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子儀見劉向說苑有本草經一卷亦周末時人仲景金匱曰神農能嘗百藥但疾醫止言五藥至瘍醫而後言五毒說命言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矣藥何以瞑眩楊雄謂之飲藥而毒疾醫亦未嘗不用其毒者按本經上藥一百二十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主養性以應人下藥一百二十五主治病以應地又曰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卽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爲度夫然則治病之藥皆毒藥不則皆下藥也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論語曰某未達不敢嘗其皆旡妄勿藥之旨乎又藥勺藥也今人呼勺藥亦謂之藥爾雅翼曰制食之毒莫

良於句故獨得藥名

閑

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又曰君子之馬旣閑且馳閑者習也而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家四閑則閑者廐也廐之則必習之矣校人之閑卽詩之閑也校人辨六馬之屬凡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皆謂之良馬良馬之外謂之駑馬大畜言良馬而繼言閑則易之閑卽校人之閑也輿者路也衞蓋若貳車從車使車之屬貳車從車使車何以謂之衞曰此蓋後世衞尉衞將軍之所領故謂之衞也五帝本紀黃帝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衞則黃帝

巳言衛左氏傳秦康之於晉公子則曰多與之徒衛其在後世乘輿所在如禁衛兵衛侍衛儀衛無所往而不言衛者且王注何嘗不謂之護衛也馬牛豕皆畜大畜畜之也畜之故於牛言牿於豕言牙而于馬則言閑皆艮上之象也又爾雅柣謂之閑家人之初曰閑有家

牿

大畜之四曰童牛之牿陸績曰牿當作角劉云牿之言角也荀九家作告說文亦曰告也牛觸著橫木于角所以告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蓋猶古義爾又繼之曰蓋卽詩所謂楅衡者也而牿之說始大暢或曰祭牛

謂之楅衡故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此不必為祭牛則牿爾然
牿為横木著于角楅衡亦横木著于角安見牿之非楅衡與
或曰牿之横木著于角而牛之行自若楅衡之横木在牢所
以禁牛使不得出此其說或然然何所據與康成之于詩也
則曰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則楅衡為一木於封人之注
則曰楅設于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則楅衡又為兩名為兩木
不但與司農子春異亦與其箋詩者自異詩疏曰彼別兩處
設之此以楅衡為一無文故兩解也今以易言之惟坤故牛
惟艮故牿以艮陽横于坤上而為牿一木之象也則一木矣
至鄭于易之牿作梏並不言楅衡詳見月令疏蓋鄭志文也

前于桯桔條已引之今不詳

牙

爾雅豕子豬䝐豶疏䝐一名豶郭云俗呼小豶豬爲䝐子謂豶犍豬也而陸績亦曰豶豕之去勢者虞翻崔憬皆以爲劇豕今畜豕者無論牝牡必宮之不宮則其牝皆婁豬其牡皆艾豭也雖似與爾雅經文爲兩義而不然者凡宮豬必於其稺惟於其稺也故䝐謂之豶去勢亦謂之豶王愼中曰牡之去勢曰豚豚固豕之小者爾是足以申䝐子之義矣牙之爲牙蓋未詳按說文枒木也陸佃以杙爲牙或卽說文之意乎其引漢賦置牙擺牲則又本之鄭義然鄭讀牙爲互則周禮

陳其牛牲之牙詩毛氏傳或肆或陳於牙皆互也不必遠引

漢賦矣況互所擺者旣殺之牲爾是豈可以畜豶豕也唯考

工記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先鄭曰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

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疏則曰訝迎也此車牙亦輮之使

兩頭相迎故讀從之而古者豢豕必於圈圈者屈木爲之又

以爲桮棬之棬焉屈則輮矣輮則訝矣此或牙之所由名與

按前書有上林虎圈楊愼曰圈者養畜之閑則圈不專爲豕

設又國語墳羊亦作羵羊韋昭注以爲雌雄不成者則去勢

爲豶亦不獨豕爲然

靈巖

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故大傳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史記亦曰上有壽蓍下有神龜周禮則曰天龜曰靈屬靈則神矣神則靈矣神之與靈非有兩義也頤初曰靈龜靈不必神之亞也於說卦離爲龜或曰離龜則坤非龜也夫坤與離不又並爲牛乎易之言龜者三損益皆互坤皆言十朋之龜非其證乎龜以不食爲德舍之而朵頤則凶虎以食爲德雖眈眈逐逐而猶吉蓋易義之精如此爾雅臚十龜之名所以羅載籍之異文盡物類之廣博本不爲易設或以十龜當十朋之龜然十朋非十龜先儒駁之屢矣至蠵之不爲龜猶鶴之不爲鵠鼅鼊屓屭徒滋蔓擾故無述焉

經

經者頸也或證之於熊經又證之於雉經然以經爲頸則拂當爲捩義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拂也集說曰謂捩轉其首以防其啄顚頤則頸捩故稱拂爲顚頤之不足至於拂頤則捩益深矣故稱悖爲本義曰顚倒而違於常理則于經曰常于拂曰違大抵本王注子夏傳拂作弗注曰輔弼其說未詳

楊

楊有白楊有靑楊有赤楊古詩白楊風蕭蕭爾雅注亦曰栘似白楊靑楊赤楊與白楊爲一類以色別之爾與柳迥隔也

然古今注已以青楊爲柳赤楊爲檉矣陸農師曰柳與楊同類縱橫顛倒植之皆生其說葢本於戰國策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則柳之爲楊已久故今人直名之曰楊柳而說文亦曰柳小楊也爾雅旄澤柳楊蒲柳楊之爲柳不必爲蒲柳且左氏傳曰董澤之蒲矣何以區蒲與澤而二之與旄有垂義今人又謂垂者爲柳不垂者爲楊其即本之爾雅與木稚曰梯傳義皆主之以傍根而生發爲稚苗故又稱根爲漢書木梯倉琅根劇可據王注作稊此據夏小正者後漢書方術傳趙炳次禁枯樹樹

即生荑荑者稊也蓋與王義同枯楊之枯本如字謂楊之枯者以其枯故生稊爲異也鄭破之讀爲姑爲無姑無姑爲山榆則又未知姑與楊爲二名與姑楊爲一名與且鄭之所以破枯爲姑者以爾雅之無姑其實荑也今釋文曰鄭作荑荑木更生又曰音夷山榆之實所云木更生者其果爲鄭義與抑本非鄭義而雜入之者與

樽酒簋貳

坎之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以禮據之當爲婚禮惟婚也故彖傳謂之剛柔際按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元酒在西又尊於房戶之東無元酒此所謂樽酒者也黍稷

四敦皆簋此所謂簋貳者也敦非簋四敦非簋貳所謂之簋貳者何後經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是壻之敦二設黍于腊北其西稷是婦之敦二合壻與婦而言之則四敦離壻與婦而言之則二敦二非貳也壻二敦婦二敦則貳矣至敦之爲簋則于損之二簋詳之簋爲黍稷器無論二簋四簋六簋八簋十二簋亦無論爲祭爲饗爲禮食爲每食凡簋之見于經未有貳之者今於壻設壻之黍稷于婦設婦之黍稷巹則合之牢則共之所以成夫婦之義簋則貳之所以謹男女之防蓋制禮之精如此此豈有他禮可以牽附之者乎坎象酒象食坎離之合爲乾乾象缶今尊于室中北墉下爲內尊尊

于房戸之東爲外尊內外兩尊兩坎象也簋貳亦兩坎象也
尊缶考工言旊人爲簋則簋亦缶樽簋皆用缶謂之約爲康
成以爲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
會諸侯樽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簋副未知何據然要當爲
饗禮饗禮非宴禮何以言自牖乎室而後有牖矣婚禮室禮
也

徽纆

馬融傳曰徽纆索也槪言之爾陸德明文句義疏則曰三糾
繩曰徽二糾繩曰纆劉知幾唐律表注亦曰三股曰徽兩股
曰纆於是鑿然有定詁矣然字林又以糾爲兩合繩纆爲三

合繩始知前之所云不必遂爲定詁也按莊子約束不以纆索國策纆牽長而馬不千里纆之名蓋屢見說文無纆而有縲則墨者黑爾論語之縲絏注縲黑索疏古獄以黑索拘攣罪人罪人用黑索舊矣縲且爲黑而況於纆乎此斷在不疑者至徽之爲徽于古爲稀辭周秦以前易之外未有再也其將果爲三糾繩與抑將不爲三糾繩與按說文徽邪幅也而爾雅婦人之禕謂之縭文選思元賦注引之則曰婦人之徽謂之縭則禕者徽也郭璞亦不以禕爲三糾之帶而以禕爲邪交絡帶也則縭其名也徽非其名也是邪交絡之名矣鵙冠禍與福如糾纆臣瓚以糾爲絞以纆爲索試更之曰禍與

福如絞索豈不義明而詞顯乎哉今以纆爲黑索以徽爲邪交絡則曰繫用邪交絡之黑索亦何不可者而必三糾二糾之紛紛然轉生牴牾也

大耋

何休公羊注六十稱耋矣而杜氏左傳注七十曰耋鄭氏注詩郭氏注爾雅皆八十曰耋易家則馬融從七十王肅從八十曲禮言八十九十皆曰耄而諸家言七十八十皆曰耋詩詁耋之言昳也過七十則筋力已衰如日之昳故謂之耋至八十則大耋然鄭注大耋又謂年餘七十見記射義疏

突

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詩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突者卒也則忽也論語有仲突仲忽而鄭莊之名其子亦曰忽曰突突之爲義如是止矣離三爲日昃之離其勢已衰而四復熾烈爲意所不料故曰突如或曰火自穴出曰突故今之竈穴謂之囪古之竈穴謂之突如所云墨突不得黔曲突徙薪者離中虛有穴以之象突亦可張參五經文字云突徒兀反作㚔者譌顧炎武主之今爾雅植謂之傳傳謂之突從犬不從犮宜可據說文無竈囪義别出㚔

光緒十四年徐氏鑄學齋刊本
山陰蔡元培校